

禅·与·人·类·文·明·研·究·丛·书 ②

佛教思想与 当代应用

FOJIAO SIXIANG YU
DANGDAI YINGYONG

[下册]

学 愚 ◎ 主编

禅·与·人·类·文·明·研·究·丛·书 ②

佛教思想与 当代应用

FOJIAO SIXIANG YU
DANGDAI YINGYONG

[下册]

学 愚 ◎ 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莫高窟第 14 窟菩萨立像屏风画与 《大方广佛华严经》^①

赵晓星^②

摘要:莫高窟第 14 窟建于晚唐时期,是敦煌晚唐的典型密教洞窟。此窟四壁下部绘有 51 扇屏风画,每扇屏风画内绘菩萨立像一身,并配以榜题书写菩萨名号。本文通过对第 14 窟现存 16 条菩萨榜题的释读,认为这些菩萨的出现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佛说佛名经》有关。这些菩萨立像的绘制,一方面说明第 14 窟在内容上包含了华严思想,另一方面也佐证了洞窟主尊的卢舍那性格。这种情况说明,早期的以《大通方广经》为依据的成排菩萨立像的美术题材在晚唐时期发生了改变,转而以《华严经》和《佛名经》作为经典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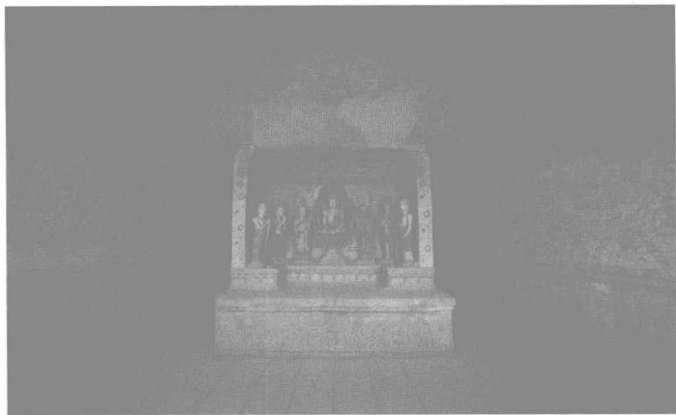
关键词:莫高窟 第 14 窟 菩萨立像 华严经 卢舍那

一、问题的提出

莫高窟第 14 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北段中层、三层楼以北,是敦煌晚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密教洞窟。洞窟形制为前部覆斗形顶,后部平顶,有中心塔柱,柱东向面开一龕。前室、甬道壁画经宋代重绘,主室壁画主要为晚唐原

^①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敦煌佛教社会史研究》,项目编号:12XZJ002。

^② 敦煌研究院。



作(见图1)。主室四壁下部晚唐绘菩萨立像屏风画共51扇,有关这些屏风画的研究,郭祐孟先生在《敦煌密教石窟主尊的毗卢遮那性格——以莫高窟14窟图像结构为主的分析》^①、《敦煌密教石窟体用观初探——以莫高窟14窟为例看法华密教的开展》^②两文中有过专门论述,两文内容大致相同,均在“中心佛坛与环壁基段菩萨群像关系试探”一节讨论了这些菩萨的身份与功用。郭文提出:“环壁基段的五十一尊菩萨像似乎一直是本窟造像解析中难以捉摸的结构死角!按石窟通例,这个位置多半是图绘供养人群像的地方,其图像性质以表现人间世俗世界为主,兼具供养及护持的意义,何以此窟煞费苦心的图画诸尊菩萨清净自在之相呢?”^③郭氏通过对东晋竺道生《妙法莲华经疏》的阐发,认为“环壁基段的诸菩萨皆可视为此土众生受释迦法化并护持正法之写照,总数五十一尊或表征菩萨修学之位次,断惑证真之心数,愿圆行满则成就中心佛坛之真实释迦”^④,同样以竺道生经疏为依据,结合莫高窟第14窟的法华主题,认为“本窟既是法华三昧之处,能观此境界者唯能悟入一佛乘之人,是以环壁菩萨从地涌出,破结参与法华会是可以理解的”^⑤,最后得出结论“中心佛坛主尊释迦表真、化不异;东壁二佛并坐阐发法

① 郭祐孟:《敦煌密教石窟主尊的毗卢遮那性格——以莫高窟14窟图像结构为主的分析》,《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

② 郭祐孟:《敦煌密教石窟体用观初探——以莫高窟14窟为例看法华密教的开展》,《圆光佛学学报》2006年第10期,第139-167页。

③ 郭祐孟:《敦煌密教石窟体用观初探》,第157页。

④ 郭祐孟:《敦煌密教石窟体用观初探》,第157页。

⑤ 郭祐孟:《敦煌密教石窟体用观初探》,第157页。

华三昧之境;环壁基段涌出的诸尊菩萨像开显释迦教化之深广,和盘托出如来寿量之久远,回应了主尊释迦以一身摄一切身,即迹身见法身的究竟般若观照”^①。因为郭先生未注意到这些屏风画中部分榜题可释读,因此无法确认菩萨的身份,但文中对主尊卢舍那性格的分析很有见地。

于四壁下部绘制成排菩萨立像的图像形式,在莫高窟始于隋末唐初。最早出现这种形式的菩萨立像是在隋代第三期的莫高窟第 379 窟,现存菩萨仅见于北壁,保存至今的共有 8 身,所有菩萨均可见榜题条,但字迹彻底脱落不见。属于隋代第三期的莫高窟第 401 窟四壁下部的菩萨立像因部分榜题可释读,可以确定是依据《大通方广经》的内容进行绘制的,笔者在《莫高窟第 401 窟初唐菩萨立像与〈大通方广经〉》^②曾有专门论述。隋末唐初的洞窟中,存在这种菩萨群像绘制的还有莫高窟隋代第 397 窟、初唐第 204、209、332、338 窟,其中第 332 窟的榜题可证明这些菩萨名称出于《大通方广经》,其他诸窟榜题已不可释读。莫高窟初唐第 323 窟南北两壁下部也存有菩萨立像共 14 身,这些菩萨形象比上述洞窟更为高大,原来也有榜题,字迹现不存,无法释读。笔者认为,第 323 窟的这种菩萨立像也应是受隋末唐初绘制成排菩萨像的影响,但在这时又有了新的内容与突破,因为这种体量较大的菩萨立像在晚唐时期似乎更为流行。晚唐第 14 窟四壁下部的菩萨立像屏风画在形象上与上述诸窟同类题材接近,只是被绘于屏风画之中,这些菩萨又是出于何种经典呢?

二、榜题的释读

莫高窟第 14 窟菩萨立像屏风画位于主室四壁下部,其中东壁 8 扇(门北、门南各 4 扇),南壁 16 扇,西壁 11 扇,北壁 16 扇,每扇屏风画外沿高 114cm、宽 45cm,每屏内均有菩萨立像一身。所有屏风画中菩萨均为站立姿态,头顶上方施华盖、有头光,脚下踏莲台,除特别注明为“比丘”外貌者,其余均为菩萨形。每扇屏风画内沿一侧均有竖式榜题一条,上书菩萨名号,其

① 郭祐孟:《敦煌密教石窟体用观初探》,第 158 页。

② 赵晓星:《莫高窟第 401 窟初唐菩萨立像与〈大通方广经〉》,《敦煌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47-52 页。



中有 16 条清晰可释读,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莫高窟第 14 窟四壁下部菩萨立像基本情况

位置		姿态	榜题
东壁 门南	1.北起第一身	面向北侧,左手搭于左肩,右手置于胸前模糊。	——
	2.北起第二身	面向北侧,比丘,双手托火焰摩尼宝。	——
	3.北起第三身	面向北侧,左手于胸前扬掌,右手于面前托宝瓶,瓶中伸出一花二叶。	——
	4.北起第四身	面向北侧,左手置于腰侧扬掌,右手于面前执印(?)。	——
南壁	5.东起第一身	面向东侧,双手于胸前合十。	——
	6.东起第二身	面向东侧,左手置于胸前模糊,右手垂下执飘带。	——
	7.东起第三身	正面,比丘,左手置于胸前,右手拈莲茎,花上有火焰摩尼宝。	——
	8.东起第四身	正面,左手于面前托玻璃碗,碗中伸出一莲花二莲叶,右手垂下执飘带。	——
	9.东起第五身	面向东侧,双手于胸前分别执莲花茎部。	——
	10.东起第六身	正面,比丘,双手于胸前握宝珠。	——
	11.东起第七身	正面,双手于胸前分别执莲花茎部。	——
	12.东起第八身	面向东侧,左手于面前执梵夹,右手拈梵夹边。	南无月光菩萨
	13.东起第九身	面向东侧,双手置于腹前。	——
	14.东起第十身	面向东侧,回头顾望,左手置于胸侧模糊,右手于胸前执莲花。	——
	15.东起第十一身	面向东侧,回头顾望,双手于胸前似握莲花。	——
	16.东起第十二身	面向西侧,左手似拈香炉盖,右手于胸前执长柄香炉。	——
	17.东起第十三身	面向西侧,左手置于胸前,右手于胸侧握莲花。	——
	18.东起第十四身	仅存华盖,下部毁。	——
	19.东起第十五身	仅存华盖,下部毁。	——
	20.东起第十六身	面向西侧,左手托大花盘,右手拈盘中花。	南无普胜宝胜菩萨

莫高窟第 14 窟菩萨立像屏风画与《大方广佛华严经》

西壁	21.南起第一身	面向北侧,左手于面前执莲花,右手置于右肩下方。	南无普德海幢菩萨
	22.南起第二身	面向北侧,双手于胸前合十。	南无普光照菩萨
	23.南起第三身	正面,头略左侧,微微下视,左手置于胸侧,右手垂下执莲茎。	南无普宝华幢菩萨
	24.南起第四身	面向北侧,左手于面前托莲花,右手于胸前扬掌。	南无普胜濡音菩萨
	25.南起第五身	面向南侧,左手置于胸前模糊,右手于面前托莲花。	南无普净德炎菩萨
	26.南起第六身	正面,比丘,双手置于胸前。	南无普相光明菩萨
	27.南起第七身	面向北侧,回顾,左手模糊似托花盘,右手于胸前执长柄器物。	南无大光海月菩萨
	28.南起第八身	面向南侧,左手下垂提飘带,右手于面前拈指、掌心向内。	——
	29.南起第九身	面向南侧,左手于胸前执莲花,右手置于胸前掌心向下。	南无云音海藏菩萨
	30.南起第十身	面向南侧,左手于胸前扬掌,右手于面前执莲花。	南无德宝胜月菩萨
	31.南起第十一身	面向南侧,双手置于胸前模糊。	南无净惠光炎菩萨
北壁	32.西起第一身	面向西侧,双手于面前托花盘。	南无超趣华光菩萨
	33.西起第二身	面向西侧,双手于胸前分执莲花茎部,莲花上有火焰摩尼宝。	南无无量智云菩萨
	34.西起第三身	面向西侧,双手于胸前合十。	南无大力精进金刚菩萨
	35.西起第四身	面向西侧,左手于胸前拈莲茎,右手于胸前扬掌。	——
	36.西起第五身	面向西侧,左手于胸前扬掌,右手于胸前握莲花。	——
	37.西起第六身	正面,左手于胸前拈莲茎,右手垂下提飘带。	——
	38.西起第七身	面向西侧,左手下垂提飘带,右手于胸前模糊。	——
	39.西起第八身	面向西侧,左手执长柄香炉,右手似覆于其上。	——
	40.西起第九身	面向西侧,左手上举于面前执梵夹,右手垂下执绢索。	——
	41.西起第十身	正面,左、右手分别于胸前执莲花茎部。	——
	42.西起第十一身	面向西侧,似光头着菩萨装,左手于胸前执火焰宝珠,右手于胸前模糊,似掌心向下。	——



东壁 门北	43.西起第十二身	面向西侧,左手于腹前模糊,掌心向上,右手上举于面前执莲花。	——
	44.西起第十三身	面向西侧,左手于胸前扬掌,右手于面前托玻璃碗,碗中出一莲花二莲叶。	南无净云月幢菩萨
	45.西起第十四身	正面,头部略倾,微微下视,左手于胸前作手印,右手上举托火焰摩尼宝。	——
	46.西起第十五身	面向西侧,左手于胸前模糊,右手上举于面前执莲茎。	——
	47.西起第十六身	面向东侧,左、右手于胸前分别执莲花茎部。	——
	48.北起第一身	面向北侧,左手于胸前模糊,右手垂下提净瓶。	——
	49.北起第二身	面向南侧,双手于胸前似合十,头部北侧有莲花。	——
	50.北起第三身	正面,比丘,左手于胸侧托火焰摩尼宝,右手于胸前作说法印。	——
	51.北起第四身	面向南侧,双手于胸前托花盘。	——

在这 51 扇屏风画中,有 16 身菩萨的榜题保存有清晰完整的文字,即南无月光菩萨(12)、南无普胜宝胜菩萨(20)、南无普德海幢菩萨(21)、南无普光照菩萨(22)、南无普宝华幢菩萨(23)、南无普胜濡音菩萨(24)、南无普净德炎菩萨(25)、南无普相光明菩萨(26)、南无大光海月菩萨(27)、南无云音海藏菩萨(29)、南无德宝胜月菩萨(30)、南无净惠光炎菩萨(31)、南无超趣华光菩萨(32)、南无无量智云菩萨(33)、南无大力精进金刚菩萨(34)和南无净云月幢菩萨(44)。现存佛教经典中,书写这些菩萨名称的只有两部,即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以下简称《华严经》)和失译人的三十卷本《佛说佛名经》(以下简称《佛名经》)。

《华严经》卷一、卷二称:

与十佛世界微尘数等大菩萨俱,其名曰:普贤菩萨、普德智光菩萨、普明师子菩萨、普胜宝光菩萨、普德海幢菩萨、普慧光照菩萨、普宝华幢菩萨、普胜软音菩萨、普净德焰菩萨、普相光明菩萨、大光海月菩萨、云音海藏菩萨、德宝胜月菩萨、净慧光焰自在王菩萨、超趣华光菩萨、无量智云日光菩萨、大力精进金刚菩萨、香焰光

幢菩萨、月德妙音菩萨、光明尊德菩萨，与如是等诸菩萨俱，皆是卢舍那佛宿世善友；一切成就功德大海，诸波罗蜜周满普照，慧眼清净，等观三世，于诸三昧具足明净；辩才大海深广无尽，普现诸佛功德光耀；善知一切众生心行，如应调伏，以金刚智普照境界；同一法性，觉慧广大，甚深智境，靡不明达，住于一地，普摄一切诸地功德，无上智愿皆已成满，具足如来深广密教，悉得一切佛所共法，皆同如来行地德力，一切三昧海门皆得自在，于众生海如应示现，随其所行，善能建立。善入一切诸法之海，回转总持如来一切功德法海，充满其身；遍游一切佛世界海，出生一切净土愿海，悉得诸佛达未来际方便智慧；一切如来坐道场者，普能往诣礼事供养，悉得一切普贤愿海，于诸众生智身满足……

尔时，于佛师子之座，一切妙华摩尼宝轮高台楼观庄严具中，一一各出一佛世界微尘数等大菩萨众，其名曰：海慧超越菩萨、无量师子吼菩萨、众宝光幢菩萨、智日超慧菩萨、不思議功德智称菩萨、方便寂静妙华髻菩萨、金光焰菩萨、法界普音菩萨、净云月幢菩萨、善超净光菩萨，如是等一一佛世界微尘数等大菩萨众，设诸供养，散众妙华，充满虚空，烧诸杂香，气过腾云，普现一切众宝圆光；又放无量净日光明，作众妓乐诸微妙音，杂种宝树枝叶华实，一切光明犹若云起，雨无量宝。如是一一菩萨所供养具，各与一佛世界微尘数等，一一供具，复与一佛世界微尘数等，皆大欢喜。供养世尊，绕百千匝已，随其所应供养大众，犹如云雨而无断绝，随所出方，化作宝莲华藏师子之座，恭敬向佛结跏趺坐。彼菩萨等，悉得无量清净法海普明法门，于佛境界无所障碍，悉入一切辩才法海；又得不可思议照明法门，正住如来普门境界，三世智地皆已得入，具足成就大力法爱，无量功德清净圆满，常行法界毕竟空性，悉已具足供养诸佛。^①

《佛名经》卷十一、卷十五载：

^① 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1、2，《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9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第395、404页。



敬礼十方诸大菩萨摩訶萨。

南无普正法菩萨,南无普化菩萨,南无普慧菩萨,南无普眼菩萨,南无普观察菩萨,南无普照菩萨,南无普幢菩萨,南无普德智光菩萨,南无普明师子菩萨,南无普胜宝光菩萨,南无普德海幢菩萨,南无普慧光明菩萨,南无普宝华幢菩萨,南无普胜濡音菩萨,南无普德清炎菩萨,南无普相光明菩萨,南无普觉菩萨,南无觉首菩萨,南无财首菩萨,南无宝首菩萨,南无德首菩萨,南无目首菩萨,南无进首菩萨,南无法首菩萨,南无智首菩萨,南无贤首菩萨,南无大光海月菩萨,南无云音海藏菩萨,南无德宝胜月菩萨,南无净慧光炎自在王菩萨,南无超越华光菩萨,南无无量智云日光菩萨,南无大力精进金刚菩萨,南无香炎光幢菩萨,南无月德妙音菩萨,南无光明尊德菩萨,南无明净藏菩萨,南无心王菩萨,南无无碍心菩萨,南无自在势菩萨……

敬礼十方诸大菩萨摩訶萨。

南无无碍觉菩萨,南无善觉菩萨,南无普照三世觉菩萨,南无广觉菩萨,南无普光觉菩萨,南无法界光觉菩萨,南无明净愿光明菩萨,南无不可坏精进势王菩萨,南无无上普妙德王菩萨,南无无碍妙德藏王菩萨,南无法界善化愿同王菩萨,南无法义慧炎王菩萨,南无坏散一切众魔智幢王菩萨,南无明净愿智幢王菩萨,南无坏散一切障智慧势王菩萨,南无分别法界智通王菩萨,南无慧林菩萨,南无胜林菩萨,南无无碍林菩萨,南无惭愧林菩萨,南无精进林菩萨,南无力成就林菩萨,南无坚固林菩萨,南无如来林菩萨,南无智林菩萨,南无胜音菩萨,南无师子炎光奋迅音菩萨,南无众宝光幢菩萨,南无智日超慧菩萨,南无不思议功德智称菩萨,南无方便寂静妙华髻菩萨,南无金光炎菩萨,南无法界普音菩萨,南无净云月幢菩萨,南无善超净光菩萨,南无观胜法妙清净王菩萨,南无清净海慧菩萨,南无香炎平等庄严月光菩萨,南无师子光庄严菩萨,南无功德法藏菩萨。^①

① 失译人:《佛说佛名经》卷11、15,《大正藏》第14册,第228、244页。

莫高窟第 14 窟榜题与佛经中所记诸菩萨名号略有出入,除了一些字在写法上有差别外,名号的差异还可以透露出更多的信息,其具体情况见表 2。如榜题“南无月光菩萨”(12),在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华严经》中没有出现,在《佛名经》中为“南无香炎平等庄严月光菩萨”,也与榜题相差较大,但唐实叉难陀译《华严经》卷四十出现了“月光菩萨”之名;榜题“南无普胜宝胜菩萨”(20),《华严经》和《佛名经》均为“普胜宝光菩萨”;榜题“南无普光照菩萨”(22),《华严经》为“普慧光照菩萨”,《佛名经》为“普慧光明菩萨”;榜题“南无普胜濡音菩萨”(24),《华严经》为“普胜软音菩萨”,《佛名经》与榜题同;榜题“南无普净德炎菩萨”(25),《佛名经》为“南无普德清炎菩萨”,榜题与《华严经》大致相同;“南无净惠光炎菩萨”(31),《华严经》和《佛名经》均为“净慧光焰自在王菩萨”;榜题“南无无量智云菩萨”(33),《华严经》和《佛名经》均为“无量智云日光菩萨”。

表 2:莫高窟第 14 窟菩萨立像屏风画榜题、《大方广佛华严经》、《佛说佛名经》对照表

编号	莫高窟第 14 窟榜题	《大方广佛华严经》	《佛说佛名经》
12	南无月光菩萨	无	南无香炎平等庄严月光菩萨
20	南无普胜宝胜菩萨	普胜宝光菩萨	南无普胜宝光菩萨
21	南无普德海幢菩萨	普德海幢菩萨	南无普德海幢菩萨
22	南无普光照菩萨	普慧光照菩萨	南无普慧光明菩萨
23	南无普宝华幢菩萨	普宝华幢菩萨	南无普宝华幢菩萨
24	南无普胜濡音菩萨	普胜软音菩萨	南无普胜濡音菩萨
25	南无普净德炎菩萨	普净德焰菩萨	南无普德清炎菩萨
26	南无普相光明菩萨	普相光明菩萨	南无普相光明菩萨
27	南无大光海月菩萨	大光海月菩萨	南无大光海月菩萨
29	南无云音海藏菩萨	云音海藏菩萨	南无云音海藏菩萨
30	南无德宝胜月菩萨	德宝胜月菩萨	南无德宝胜月菩萨
31	南无净惠光炎菩萨	净慧光焰自在王菩萨	南无净慧光焰自在王菩萨
32	南无超趣华光菩萨	超趣华光菩萨	南无超趣华光菩萨
33	南无无量智云菩萨	无量智云日光菩萨	南无无量智云日光菩萨
34	南无大力精进金刚菩萨	大力精进金刚菩萨	南无大力精进金刚菩萨
44	南无净云月幢菩萨	净云月幢菩萨	南无净云月幢菩萨



失译人的三十卷本《佛名经》，发现于《高丽藏》中，在我国藏经里没有，现收入日本《大正藏》第14册。此经在唐代俗称为《马头罗刹佛名经》，多种经录将其判为伪经而不收^①，但至少说明此经在唐代前期已经形成。一般来说，《佛名经》多与忏悔佛事有关，其性质与功用与《大通方广经》类似。也就是说，莫高窟第14窟的菩萨立像屏风画与隋末唐初出现的成排菩萨立像壁画在功用上近似，可能都与忏悔的法事有关。而榜题中的“普光照菩萨”之名仅见于《华严经》卷四十，与前经文同为“十佛刹微尘数菩萨摩訶萨”之一，“月光菩萨”也是《佛名经》中没有而是见于唐实叉难陀所译《华严经》的。从榜题的书写情况来看，这些菩萨的名称与《华严经》和《佛名经》都略有出入，但仅见于《华严经》的“普光照菩萨”和“月光菩萨”，以及菩萨们的排序情况说明其应基本出于《华严经》，或者突出作为“华严菩萨”的特征。那么，莫高窟第14窟为什么要在四壁下部遍绘这些菩萨立像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三、象征华严思想的菩萨立像屏风画

莫高窟第14窟建于晚唐时期，是晚唐敦煌的典型密教洞窟。莫高窟第14窟因其绘制精美的密教壁画备受学者关注。此窟的具体情况如下：

莫高窟第14窟

C153 P165

时代：晚唐（宋、清重修）

形制：前部覆斗形顶，后部平顶，有中心塔柱，柱东向面开一龕。

内容：前室顶存宋画团花一部。

西壁北侧残存宋画天王一铺。

南壁宋画净土变（残）。

甬道盂形顶中央宋画棋格莲花图案，东、西披宋画帷幔。

南、北壁存宋画供养菩萨各一身。

^① 失译人：《佛说佛名经》卷1，《大正藏》第14册，第190页。

主室中心龕柱东向面盃顶敞口龕内清塑一铺七身。马蹄形佛床，下壺门十八个，画供养菩萨。

龕顶中央画棋格团花。西披画坐佛九身，南、北披画坐佛各三身、童子各一身。

龕内西壁画佛弟子六身，南、北壁各二身。

南向面画药师经变一铺，宋画供养比丘八身。

北向面画弥勒经变一铺，宋画供养比丘八身。

窟顶藻井画交杵井心，说法图四铺。西披两侧画赴会佛各一铺，灯塔及菩提树居中（中残）。南、北、东披画千佛，千佛中央画坐佛各一身。

西壁画千佛，下屏风十一扇，各画一菩萨。

南壁西起画毗卢遮那并八大菩萨曼荼罗、十一面观音变、不空绢索观音变、千手眼观音变各一铺，下屏风十六扇，各画一菩萨。

北壁西起画金刚萨埵曼荼罗、观音经变、如意轮观音变、千手千钵文殊变各一铺，下屏风十六扇，各画一菩萨。

东壁门上画释迦、多宝佛一铺；门南画普贤变，下屏风四扇，各画一菩萨；门北画文殊变，下屏风四扇，各画一菩萨。

有关此窟的主尊，郭祐孟先生在《敦煌密教石窟主尊的毗卢遮那性格》、《敦煌密教石窟体用观初探》两文中的论述非常有见地，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他认为四壁下部的菩萨立像表现的是法华会中从地踊出的诸大菩萨。在对莫高窟第 14 窟四壁菩萨屏风画榜题进行释读后，可以确定这些菩萨实际上出自于《华严经》，也就是说应是作为此窟中华严思想的体现。法华与华严一直是敦煌中唐石窟的两个重要主题，法华经变与华严经变也经常在同一个窟中以南北对称的方式出现。第 14 窟则采用了象征的方式，以东壁门上的多宝塔代表法华，以四壁下部的菩萨立像来代表华严，一上一下地点出法华与华严两种思想在此窟中的交融。这种全新的象征方式可能与此窟以密教思想总摄全窟有关，在法华、华严两种思想的表现上放弃了以往以经变画作为表现形式的方法，转而采用法华塔和华严诸菩萨的全新表现形式。除了作为华严思想在此窟中的体现之外，这些菩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洞窟主尊的卢舍那性格。



四、主尊的卢舍那性格

虽然,郭祐孟先生认为这些菩萨立像是法华会从地踊出的诸菩萨的观点不够确切,但他对主尊卢舍那性格的论述却很有道理。《华严经》称:“与如是等诸菩萨俱,皆是卢舍那佛宿世善友”,并说“一切成就功德大海,诸波罗蜜周满普照,慧眼清净,等观三世,于诸三昧具足明净;辩才大海深广无尽,普现诸佛功德光耀;善知一切众生心行,如应调伏,以金刚智普照境界;同一法性,觉慧广大,甚深智境,靡不明达,住于一地,普摄一切诸地功德,无上智愿皆已成满,具足如来深广密教,悉得一切佛所共法,皆同如来行地、德力,一切三昧海门皆得自在,于众生海如应示现,随其所行,善能建立。善入一切诸法之海,回转总持如来一切功德法海,充满其身;遍游一切佛世界海,出生一切净土愿海,悉得诸佛达未来际方便智慧;一切如来坐道场者,普能往诣礼事供养,悉得一切普贤愿海,于诸众生智身满足。”可以看出,《华严经》明确指出,这些菩萨是卢舍那佛的“宿世善友”,而后面大段的论述则是说明这些菩萨与卢舍那佛一样,普摄一切法界,一切法界充满其身。

那么,这些菩萨被绘于第 14 窟四壁下部的情况说明,作为卢舍那佛的“宿世善友”,作为具有卢舍那佛特征的这些大菩萨,自然是应以卢舍那佛作为主尊的,这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郭祐孟先生认为第 14 窟主尊具有卢舍那性格的观点。从现存的敦煌石窟来看,在中唐的洞窟中,仅有榆林窟第 25 窟正壁壁画的主尊榜题上书写了“清净法身卢舍那佛”,以榜题的形式明确了其作为“法身卢舍那”的身份,另有第 14 窟主室南壁西起第一铺经变画为毗卢遮那并八大菩萨曼荼罗的主尊为具有卢舍那性格的密教大日如来。而更多卢舍那性格的主尊,仅是根据正龕龕外两侧绘制文殊变与普贤变,引用唐代澄观大师“况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为毗卢遮那,万行兼通,即大华严之义也”^①来判定,其依据未免显得单薄。第 14 窟菩萨立像屏风画的出现为主尊的卢舍那性格提供了更为可靠确凿的依据。

^① 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五《唐代州五台山清凉寺澄观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 105 页。

五、余 论

莫高窟第 14 窟以《华严经》为依据的菩萨立像屏风画的出现,还说明了中唐时期,也就是敦煌密教鼎盛期的初期,密教与法华、华严这些显教思想的关系。真言乘《大日经》的形成与卢舍那佛的信仰有关,是受了大本《华严》的影响。日本僧人空海的《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之所以判华严宗为第九心,就是因为华严多以密教理论会通,故又在天台之上。吐蕃时期的敦煌,法华与密教的关系更为密切,《法华经》经文中也称自己是“诸佛之秘藏”。对河西密教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不空,一生重视以密教来护法护国,以密教的三密法修持法华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之一。不空为修持《法华经》,编撰《成就妙法莲花经王瑜伽观智仪轨》,择地建坛一如胎藏法和持明法修持。在唐代,认为法华、华严等大乘佛教与“真言乘”同为密教的观点很流行,如求学于大兴善寺的日本僧人圆仁认为:“大乘、真言乘说理密、事密,同为密教。但是华严、般若、维摩、法华等诸大乘只说理密,不说事密,未尽如来秘密之旨,故与真言教有别。”^①所以,唐代传入日本的密教形成以《大日经》、《法华经》并重的台密一派也不是偶然的。莫高窟第 14 窟以《华严经》中的众菩萨,作为主室内具有卢舍那性格的密教主尊的眷属正是对这一宗教历史背景最好的解读。这些情况说明,这一时期的敦煌密教洞窟虽然以密教经变为主要内容,但仍借助显教的形象来表达自身的密教意义,显体密用的形式仍旧流行。

此外,除了晚唐第 14 窟四壁下部现存的菩萨立像外,莫高窟晚唐第 138 窟南、西、北三壁下部现存立佛与菩萨共 38 身(南壁 13 身,西壁 18 身、北壁 7 身),第 196 窟南北两壁共存菩萨立像 30 身(南、北壁各 15 身)。这 3 个晚唐洞窟保存了部分菩萨的题记,并较为清晰可以释读,从这些题记来看,第 14 窟的菩萨属于《华严经》,后两个洞窟的菩萨则又出于其他经典。也就是

^①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 405 页。



说,这些菩萨像虽然延续了隋末唐初以来的那种绘画形式,但已不同于莫高窟第 401 窟,虽仍旧与佛教的忏悔法事有关,但不再仅限于《大通方广经》系统,而是根据洞窟主题的需要增加了新的内容。

地论学派南、北二道心识思想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翁士洋

摘要:地论学派因研习、传播汉译《十地经论》而得名,是南北朝时期一个重要的理论派别,是印度佛教瑜伽行派在中土形成的第一个理论学派,其影响力不言而喻。《十地经论》汉译本经勒那摩提、菩提流支及其追随者翻译、阐释之后,因师承和学力的关系而对经论中的义理产生分歧,遂形成南、北二道。二道分歧的根源在于对“一心”阿黎耶识性质是净是染,为真为妄的争论。南道以阿黎耶识为真如,并以此为依据;北道以阿黎耶为妄,以之为依据,因而产生了佛性的现常、当常之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各自独特的修行理论体系。由此可见,地论学派的心识思想是其佛性论、修行实践论展开的重要理论前提和根源,对心识思想的研究将在地论学派其他方面的研究中具有肇始性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地论学派 南、北二道 心识思想 《十地经论》 净影慧远 阿黎耶识

一、研究现状概述

目前,关于地论学派、地论师的研究较多,而其心识思想部分则常作为学派思想或者重要地论师思想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被叙述,因此,关于地论学派心识思想的研究大都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